



四書輯疏

序

□ 12  
3519  
1



3519  
1

嘉永元年戊申鑄

# 四書訓蒙輯疏



金子太郎氏贈



四書訓蒙輯疏序  
四書章句集注之於經生辭則工匠  
之有矩矱繩墨也雖曰工倕匠石之  
巧且妙捨矩矱繩墨不能製一器造  
一宮室而世乃有講明四書理義而  
竟與章句集注背馳者其設心之謬  
燭理之不明乃至乎斯可慨也已蓋

其所以致此者弊孔多端有踈心粗  
氣不度德量力欲於洛閩外自開門  
廷者王伯安郝京山之屬是也有恃  
學力之雄矜記誦之淹詠掇彈朱注  
疵類以自炫其長者陳天祥張自烈  
毛竒齡之倫是也乃有原本濂洛墨  
守朱說欲敷暢集注奧旨而膠擾藟

苴猶然致舛盭者輔饒許史輩之數  
數錯解及明清諸儒之措說是也夫  
能知宗朱子而欲闡明集注宜無少  
乖錯乃不免乎斯其謬者何也四子  
之旨極其高深而朱子之解精到靡  
滲漏非可易之體會羣儒乃任其浮心  
膚見輕立之說於是乎牛毛蠶絲好

附麗性命欲以通微研精則流而入  
於虛高重脈絡喜分配務使前後照  
應如年表世繫則已失之煩碎而牽  
強未弊之濫有不可言者焉願夫王  
伯安陳天祥輩之邪說固足以為朱  
注之蝨賊而指歸夔別譌誤灼然萬  
目所具瞻不必勞駁辨至輔饒許史

而下之解則眾所恪遵為朱注羽翼  
者絲髮之失不可不一是正焉王  
伯安陳天祥等之舛外夷之亂也問  
可也不問可也輔饒許史而下之謬  
中國之禍釁也安可不竭蹙喘汗以  
拯之耶明成祖命諸臣纂修四書大  
全頒諸天下為令甲自謂可以百世

一定無遺議而去取多失當翦裁不  
協於宜綦不憚識者意故自蔡靈齋  
林希元之徒各申辯論迄于清改作  
大全者又不匙亦復瑕瑜迭見失得  
參半會津安部井章卿病諸廼著四  
書訓蒙輯疏一編博採諸家之說析  
其疑而抉其隱刪其誤而從其長拋

棄萬務一意編纂閱十八載而告成  
猶之司馬君實之十九年礪之於通  
鑑勤亦至矣今春郵寄屬序緒乎予  
予正襟莊讀的確詳悉殆無遺憾四  
子在本邦有是明備之撰亦曠世盛  
舉也予亦夙草四子問荅將以訂定  
諸儒之是非奈年邁病縈精力消蕊

屬稿裁半而輟自以為缺陷今觀斯編溟津嗟服可以讓能者而癡然閣筆矣抑朱子之解經意義淵浩如海然衆儒畢生服膺猶苦難洞悉繙斯編者潛心靜翫克晰作者苦心之所存又且尋究思索更有新得斯為善讀書者也

天保十五年夏五月中浣

紫溟古賀煜撰



門人生方寬書



此篇之序也... 然其理早為門人... 夫子之解經... 然其理早為門人... 夫子之解經... 然其理早為門人... 夫子之解經...

四書訓蒙輯疏序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言人之不可不聞斯道也夫衣服在躬不知其名君子猶以為不可而況於其具于心者乎苟欲聞斯道者不可不求諸四書而欲明四書之旨不可不求諸朱子章句集註也然則章句集註為夫人之不可不講明之書而不可

以他說先焉也明矣明之書不可  
烈祖偃武修文林羅山先生首以此進講  
藩祖土津公每延當世醇儒聽講亦可  
以見矣聚幼承訓家庭以讀書明道  
為志不幸異學盛行于時未得聞古  
昔聖賢教人為學之法徒以記誦詞  
章為學年垂而立未有所得一旦恍  
然以為此何足以為學哉竊取章句

集註讀之猶苦未能得其要領而無  
所就正焉幸被  
命得遊學江戶入于述齋精里二先生  
之門首以為問述齋先生曰朱子解  
釋意精語簡宋元明清諸家間有發  
明非徧閱之則不能會其旨也精里  
先生曰章句集註的確精微宜先精  
究以為權衡以較諸說而取舍之也



聚確守此二訓以為科條講求者于茲有年矣會命襲使精擇羣說以授生徒以為講習之資將以一道德而正士習續而承祖先之緒而垂後昆之統也於是不揆僭妄敢推本二先生之訓更取宋元以下二十餘家書討究取

舍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四書訓蒙輯疏於先賢之旨雖不能有大闡發然生徒能即疎以推精自卑而登高由朱子門庭漸進造孔曾思孟堂奧蘊之于心體之于身以是成已以是成物以不負作成之盛意則襲之所以切望於生徒也

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季冬會津安聚書

於此之海意隱象之而心以望於主外  
命以長於味以不食其味也  
堂其應以十心歸之千其心是也  
社登其由未余門與滿聖並其曾思立  
後聞發然主外始明細心琳琳自早而  
晴兼神簡若夫贊之百轉不離其光  
谷樂歎之歸其二十六年春子曰唯書

九例

一章句集註本為經文而設故學者當先以精究註文  
 為務獨怪諸家發明經文者極夥而訓釋註旨者甚  
 少何也蓋元明以來科場命題惟用經文而註不與  
 焉故歟若從事於為己之學者而可乎故今之所輯  
 專以闡明註意為主摘諸說可發明者附各註之下  
 一朱子解經只發明其辭令人玩味自得不必一一解  
 釋初學驟讀之則不易得其意故今取諸說之發揮  
 經文與朱子不悖者別為註翼附各節之下  
 一於句字間點掇訓釋大抵依輯釋而時有增入

一輯釋大全諸書所引文集語錄及諸家之說有太繁不切者有彼此異同者使初學者徒起望洋之歎而滋多岐之惑矣今就諸說截取數句資以相發使歸一途

一凡句首無某曰者俱係平生所聞及管窺偶得其廨于諸說間者以今按又按列之

一諸家駁正舊說道理的當者取附各條若其未備者竊以己意酌定其當否不直則道不明出不得已覽者勿以不韙罪焉

一胡斐才撮言鄧雉千引解陶謹之集說中村氏鈔說

所引諸說多不著其名氏今未暇考因概顏以胡斐才曰鄧雉千曰云云

一引用目中諸儒姓名上冠以時代以便蒙士其未詳者姑闕之

一先輩或有引用陸象山王陽明高中玄袁黃諸說顯與朱子戾者可謂妄甚學者於是等說當痛距絕隻言半句夾雜不得其於註旨有發明者不在此例



宋吳稽山 季子

宋黃四如 仲元

宋程勿齋 若庸 晚號傲庵

宋方蛟峯 方辰

宋饒雙峯 魯

宋趙格庵 順孫 纂疏

元金仁山 履祥

元許白雲 謙

元吳草廬 澄

元胡雲峯 炳文 四書通

元陳定宇 標

元倪仲弘 士毅 輯釋

元熊勿軒 木

元朱克升 公遷

元朱允升 升

元詹氏 道傳 纂箋

元景訥庵 星 學庸纂

元張德庸 存中 通證

元陳雲莊 皓

元董季亨 鼎

元趙東山 沔

元韓古遺 基

元袁誠之 明善

元趙鐵峯 惠

元程林隱 復心

元史文璣 伯璿

元吳可堂 仲迂

盧玉溪 孝孫

吳義夫 浩

汪古逸 炎咏

張叔輿 師曾

胡宜齋 相義

吳伯章 程

吳行父

齊氏 夢龍

黃氏 紹

明張晉安 以寧

明薛敬軒 瑄

明胡敬齋 居仁

明蔡虛齋 清 蒙引

明陳紫峰 琛

明林次崖 希元 存疑

明陳天台 選

明羅整庵 欽順

明張泰嶽 居正

明唐荆川 順之

明王守溪 鏊

明丘月林 擗 摘訓

明王鳳洲 世貞

明王方麓 紹聞編

明盧未人 一誠 便蒙講述

明王宇泰 肯堂

明陶石簣 望齡

明顧涇陽 憲成

明馮少墟 從吾

明尤西川 時熙

明薛方山 應旂

明徐玄扈 光啓

明楊復所 起元

明陳大士 際泰

明黃陶庵

淳耀

明張天如

溥

明管東溟

登之

明周季侯

宗建

明吳因之

默

明顧麟士

夢麟 說約

明沈無回

明陸聚罔

明蘇紫溪

明瞿昆湖

黃氏

洵 鏡

張彥陵

王觀濤

納諫 真註

李衷一

光緒

鄭孩如

姚承庵

李彭山

徐做弦

鄭申甫

徐自溟

湯霍林

韓求仲

徐岩泉

張紫馬

黃葵峰

王緜山

陳聖苞

吳省庵

郭青螺

陳復心

焦漪園

杜靜臺

陸葵日

程竹山

陳抱冲

倪伯昭

周用齋

李南黎

丘毛伯

熊伯甘

譚梁生

李毅侯

刁蒙吉

董日鑄

陶逸則

鄒嶧山

劉上玉

姚元素

李玉海

陳伯玉

汪措九

清呂晚村

留良 講義

清仇滄柱

兆鰲

清陸稼書

隴其 困勉錄

清孫詒仲

瑯 緒言

清李岱雲

沛霖 署高條辨

清李兆恒

禎

清閻百詩

若璩 四書釋地

清吳蓀右

荃 正解

清胡期僊

士倫 約解

清汪武曹

份大全

清汪右衡

鈞

清何屺瞻

焯

清周聘侯

大璋精言

清孫潛村

見龍五筆全

清王罕皆

步青滙參

清王若林

澍困學錄

清胡斐才

蓉芝操言

清鄧雉千

柱瀾引解

清陶謹之

起庠集說

清吳氏

志忠

黃際飛

李安溪

陳桴亭

楊江陰

王漢槎

胡備五

范紫登

許亦史

萬授一

林子九

馬君常

浦星塵

郁子畏

石竹林

陸雯若

唐士雅

杜登聖

張雨若

姚行表

陸實府

汪靈川

孫端人

張曉樓

朱奇生

黃輯五

朝鮮權氏

近

皇朝山崎氏

嘉

皇朝三宅氏

重齋

皇朝中村氏

欽

皇朝室氏

直清

皇朝精里先生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景氏曰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

書言下指學校言今按此古字及古

昔盛時皆指周意居多法方法也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此許白雲曰蓋發語詞此二句言得於天之

理人人皆同今按天降生民四字當連串讀出揚子學

行篇降下也謂生之也離騷惟庚寅吾以降謂下母體

也亦不必依數子厚謂氣化之民也黃氏曰則既之既

已然之辭朱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

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道理智則

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九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

本體蔡虛齋曰此說最為精當當據之以為定論○四

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使仁而不實則

仁非其仁義而不實則義非其義禮智亦然今按朱子

之語出玉山講義纂疏引而解此極當而輯釋刪而不

載却收胡說通義則載朱說又收史氏議胡說之語則

似覺胡說之非者至大全兼收之則精里先生所謂開

卷第一誤也讀者宜辨之蓋人於日用之間事物觸著

慈祥之意自然動於中此便是溫和慈愛既知其為是

則斷然如此做此便是斷制裁割肅然起敬無過無不

及此便是恭敬樽節真覺其為是為非確然不動此使

是分別是非而此皆情也性則其在裏面未發動底道

理然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溫和慈愛其性之有

義是以其情能斷制裁割耳禮智亦然陳北溪曰性字

從生從心是理與氣而已理寓於心方名之曰性景氏曰

天之生人理與氣而已理寓於心方名之曰性景氏曰

庸言性不言心序中為性字闡明指要蓋心性本不相

離故須此參互引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

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於天白雲曰此句言得

質稍列氣陽而質陰也故氣主知質主行心之所所以能  
 知理者氣之為也身之所所以能行道者質之為也氣字  
 指虛處去底質字指實處去底非指虛處實處也  
 蔡虛齋李退溪諸家說質字似兼形質而言不可從稟  
 受也齊禾麥吐穗上平也全完也蔡虛齋曰性與氣皆  
 一時齊有氣質所以載是性者也故能為性之明晦通  
 塞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精

先生曰一有之一猶若也為一人非也許白雲曰聰明  
 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聽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  
 心上事睿是思通乎微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資質  
 也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盡其性是知  
 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今按胡斐才謂此處只主  
 行與全之相應誤陳定宇曰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  
 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君以治  
 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蔡虛齋曰君  
 在師只是人言○此復字指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  
 按復反也

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陳定宇曰上文說其

理此實之以其事問繼天立極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  
 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  
 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許  
 白雲曰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喻今匝  
 角亭子之棟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此是聖  
 人處天位為父子則極於慈孝為兄弟則極於友恭至  
 於百度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中立此標準於  
 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爭趨興起效之矣陳定宇曰聖  
 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  
 掌教於下胡雲峰曰司徒之職統百姓教以五倫專教  
 教胥子蔡虛齋曰統教百姓教以五倫專教胥子加之  
 以樂○胥子他日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視諸凡民  
 不同故聖人又專官以教之樂○曰職曰官互文也○  
 所由設也司徒欲復民之性也今按此字指一有以  
 管領為名若指其職則謂之職  
 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

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許白雲曰三代之隆是專指夏禹商湯武王周公之盛時是言聖人一代之興必脩法度改制作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蔡虛齋曰寢備者漸次而備也○王宮王朝之內也國都諸侯所都之地中村氏曰宮與都互文陳定宇曰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共一巷蔡

虛齋曰直曰街曲而小者曰巷李岱雲曰此學字統大小言今按隆隆盛也備具也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

掃上聲又去聲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天

公三公也黃氏謂諸侯謬山崎氏曰丘瓊山云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

言之耳非截然立此以為期限也考得好精里先生曰大小學以孟子集註觀之似若以國學為大學鄉學為

小學而朱子又於儀禮經傳學制通解則云若其名號

位置今皆無以考其實然則未子於此序亦大概言之

耳陳定宇曰洒者播水於地以泥塵掃者運帚於地以

掃塵也唯諾曰應答述曰對正行而前曰進側行而還

拘而退齊氏曰洒掃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

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精里先生曰禮

樂射御書數說見小學本註中村氏曰節儀節也文藝

文也今按齊氏名物之說不是小學中所學之禮樂禮

樂中之小者耳然後王宮國都以下至大小之節所

分也至周公大備矣時之事也所謂古之大學所以教

亦指此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音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

以分也陳定宇曰元長也元子長子元士上士也適與

名○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眾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

將用之佐理天下國家者窮理知正心事正心以下

行之事載氏曰窮理包致知格物在中正心包誠意在

中脩己脩身也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蔡虛齋曰公卿之衆子不復得為公卿大夫之衆子不復得為大夫即便是凡民矣今按此序就天子言故不及諸侯衆子謂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非也凡民即所謂庶人大術言扶音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其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陳定

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億兆君師程林隱曰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是設小學之廣也天子之俊秀皆入大學是設大學之廣也今按次第者小學則先洒掃次應對進退之類大學則先致知格物次誠意正心之類是己非謂大小入學之年也陳定宇曰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中村氏曰以竹節網目喻之今按詳語備也蔡虛齋曰所以為教所教之事也許白雲曰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體道而行理融神會契合之妙者所以著在躬行之下

室氏曰求猶有諸己求諸人之求乃求責之義也陳定宇曰彝倫常理也今按皆字或謂兼大小學言者是也本之躬行心得之餘謂人君先自躬行心得而後教人也餘字非有餘緒餘之義也不待猶言不為也此二句言其所以教之不違理也民生謂民身之生活也日用謂日行所行用也彝倫所該甚廣小之飲食起居大之君臣父子之際各有不易之定理者皆是也吳草廬獨指五倫非也為教之塗既廣矣為教之法既詳矣而又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也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胡雲峰曰前說上之所為

蔡虛齋曰吳氏程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兼小學大學言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言非也小學之事豈性分之外而人之職分不當為者乎其說支離矣陳定宇曰性分固之以理言體也職分當為以事言用也如子職分當盡力是行之事朱子曰俛字者乃是刺著頭只管做將

去底意思今按當世之人無不學由學校之設廣也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由教之術詳與其所所以為教者正也分限也固本然之辭有對無之稱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許白雲曰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今按此字指三代之隆以下治治道謂教化君之所施也俗風俗民之所成也與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敗時則有若孔子之

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蔡虛齋曰賢聖之君不作與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而本躬行心得

之餘以為教者反矣學校之政不脩與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者反矣陳定

字曰顏師古注漢書云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

丘陵之漸平也頹摧也下墜也敗毀也破也蔡虛齋

曰上行下効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孔子之聖亦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適丁氣運之衰天不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也朱子曰及至孔子雖不為帝王也間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中村氏曰獨特也非謂一人許白雲曰先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陳定宇曰詔告也教也蔡虛齋曰誦而傳之當時之人正以垂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看誨人謂之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若如此也有若伊尹之若誦暗誦也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謂口誦大小學之法也

篇固小學之支與枝流餘裔內則三篇見禮記弟子職

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謂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

餘裔衣裾之末也蔡虛齋曰此說可用許氏析為四字

解者非也○此謂古者小學之教雖未至盡失其傳而

已不能得其全為可憾也若大而此篇者則因小

學則猶得其全今按餘殘也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序

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蔡虛齋曰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上文舉小學特

以照起此段故下云蓋莫不聞其說專指大學也○規所以為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廓也皆以

其大綱言節竹之節目網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也陳定宇曰規模指三綱領節目指八條目中村氏曰著顯

也非述作之謂因著極盡四字言此書之所以為書者如此不必說作書之人使然今按成功已成之功効也

明法著明之方法也外謂外面內謂裏面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陳定宇曰莫不聞其

說謂聞孔子所言大學之經一章○宗本也流派所出為宗蔡虛齋曰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黃氏曰發

其意謂發經文之意也今按三十之徒謂孔門諸子曾氏之傳謂曾參所受之學術也氏字指學術之稱如云

老氏釋氏亦指老聃釋迦之學之詞張叔與包門人言蔡虛齋指門人言其說至孟氏之傳窮矣不可從傳義

謂曾子所言傳十章傳皆有義故曰傳義言曾子聞孔子所說大學之法而其所傳獨得其正故門人記其所學之傳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音閔也

知是書者亦鮮也今按沒與歿通死也存不亡也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陳定宇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

父之流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朱子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景氏曰

虛無指老氏寂滅指佛氏許白雲曰老氏以無為道而其用專以清靜為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

而寂滅為期蔡虛齋曰俗儒無用異端無實皆言其不可修己治人也今按俗儒儒之不通道者習學者之

所講習也教者之所言論也功功夫也物相二曰倍用可施行也過越也實不虛也

其他權謀

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扶音百家衆技之流所以

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定陳

宇曰權變詐也謀陰計也蔡虛齋曰鞅儀之傳張晏曰

術數刑名之書也黃氏曰韓非申不害之徒精里先生

曰朱子嘗論老子有曰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

是也據此則黃氏得之或為識緯者謬張叔與曰百家

衆技如農圃醫卜中村氏曰惑世誣民三句總承俗儒

以下蓋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術專主功名而百家衆

技則不可一言以斷之故以之流二字對上之說二字

而語一頓然後總上三項言其通弊以結之今按他彼

苟且也類師古云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

不顧長短縱橫蓋合數條之物一齊切斷之義故或為苟且

或為大九就成也說所論之辭也衆多也物非一也技方術

也惑疑也誣欺罔也百家衆技之所以惑世誣民者若孟子

所載許行之說者是也充實也塞也紛衆也雜糅也精里先

生云其間承異端者非也又字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

說不去蓋謂傳泯書存之時也

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眉庚否

反部鄙塞反覆沈俗作非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許白雲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室氏曰君子小人

以位言胡雲峯曰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

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蔡虛齋曰使者指上文俗儒

異端之徒許白雲曰如月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塞晦

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是展轉愈深而不可去底

意陳定宇曰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季世中村氏曰

五代即皆季世衰時非漸次衰弊者精里先生曰壞亂

以道言今按以一管衆曰要蒙被也澤恩澤也沈痼疾

之久而不可愈者劉楨詩云反嬰沈痼疾許氏說過分析壞毀也亂茶也

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

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

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室氏曰天運天之氣運也

復始旋轉不傳故曰循環夫三代之隆天運之泰也周未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來矣無往不復也室氏曰主於治而言○宋趙氏有天下之號蔡虛齋曰隆高起也陳定宇曰治休美而教詳明○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耳○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指歸趣向也蔡虛齋曰此謂發明其道理處吳艸廬曰二程有大功於大學者三表章之次簡編發歸趣也今按循循轉也往行也宋德之德以天子言猶南史王延之傳云宋德既衰齊高帝輔政程氏字標氏族之詞接相續也孟氏之傳謂孟軻氏所受學術也氏字非指門人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

反扶又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蔡虛齋曰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目而言聖經賢傳之指指書中所云者二句意自不重許白雲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為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之李氏此私淑

字最切今按蔡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

而輯音集之間如字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

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許白雲曰自天運循環

齋傳曰放散而不序也失闕文也○失謂如格物致知无

也應上句放字張叔與曰問中間之問與補傳間嘗或

問問獨不類竊附己意陳定宇曰謂今章句蔡虛齋曰

闕不完也畧不詳也○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

君子為學者謂是傳來學之意非也○朱子之功近接

程氏之傳而遠紹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孔子及孟氏之

正統明矣所謂其辭雖謙而其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

辭者室氏曰犯分曰僭國家猶言朝廷也今按顧念也猶

尚也采而輯之謂正錯簡竊私也附益也補治故也陳

定字蔡虛齋併闕略而為補傳者非也或謂補闕指補



俗謂教化於民而使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成美俗也意方互文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詹氏曰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

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蔡虛齋曰讀此序

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

衰傳於孔子曾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

程子發明透徹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

孔子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看大學序不但可

以知大學一書之興廢始末凡人才之所以成衰風俗

之所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是

書豈不傳於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世自莫用其書耳

